

首页 → 专题频道 → 当代论坛 → 文艺报: 少数民族文学专刊

在西部的坚守

发布日期: 2007-10-12 作者: 遥远 (蒙古族)

【打印文章】

数年前大学毕业的前夕,我写下了"一路向西/重岩砸向背后的过去/一念之间我想到的异地是此行的目的/前头注定有更开阔的野营地/星辰们如期闪亮在高处/为尘世的人事频频会晤……"这样的诗句。在1991年7月我挥别了大学校园和亲人们,为了梦中的文学理想,携着几本刊有自己早期作品的杂志和毕业证,在自由得无家可归的情形下,我横穿了中国的西部,流落到了这座名叫库尔勒的边陲小城。

命里注定我将在这片土地上经历许多值得铭记的日子,就在此刻,夜已深沉,我点燃一支香烟,安静地坐在深山里一座水电厂水库 边的一间斗室里,想到珍藏在文字中的怀念,我知道我难以抗拒。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,更多的人选择了淘金之路,他们天真地想念 金子能够拯救自己,在谎言和盘剥、争吵和搏斗中,人类业已建立的良知、公正被重新评估,得出一些一钱不值的结论,甚至被泼上了 污水……当时代需要文学来廓清迷雾引导纯洁的孩子们重归家园的时刻,人们抛弃了文学。这种物质的拒绝,使文学的愿望更加成为不 可或缺的未来世界。尽管历尽生存命运的坎坷,但我从没有远离过文学,我与一些出色的作家、编辑和文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悉心的 交流。与我保持联系的作家和刊物有: 《民族文学》的齐丹、《清明》的倪和平、《当代小说》的刘照如、《青年文学》的赵大河、 《飞天》的赵剑云、《朔方》的漠月、《十月》的凌翼......在我近年的小说创作中,新疆小说家董立勃、赵光鸣、青年评论家何英等老 师也一直关注着我的创作,并真诚地给了我很多扶持和帮助。尤其是中国电力作家协会的顾绍康(就在我写这篇文字时,得知了这位深 受系统内外文学青年爱戴的著名诗人和长者刚刚去世的消息,顿觉心中悲痛万分)、潘飞两位领导在得知我的生存和创作环境十分艰难 时,心情十分焦虑,四处为我的创作条件能够得以改观而奔波不止......我在此处写出他们的名字意在说明,在偏远的西部,我并不缺少 源于精神上的激励,我以为这一点对任何一位写作者都非常重要。我常想,一个当代作家,他生存的境遇往往决定着对某些人生命题思 索的深度。我的意思不是在说,一个作家命运多舛就会成为杰出的思想者。若你不具备忍受孤独的品质,即使你举着要饭的碗满天下背 诵先锋诗歌,你的形象也只是一个乞讨者。孤独精深之处该是一片宁静,覆盖着永不飘散的神明......为了生存,除完成本职工作外,我 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潜心研读中外名著上,从中汲取了大量的营养和力量,做了近百万字的读书札记。为了做好创作上突破 的准备,对自己的要求近乎于苛刻,除了读书,放弃了工作之外的一切应酬......经过生活现实的磨砺和读书思考的充实,渐渐地领悟了 文学创作的真谛。从2000年新春开始重新写作,重点放在小说创作上。这一年,有中、短篇小说《雪殇》《圣钟》《和谐或秩序》《飘 摆的裙角》《迷离或倾诉》等发表在《莽原》《芙蓉》《红岩》《作家》等刊物上,中篇小说《黑森林》入选了由《朔方》杂志组织的 "西北五省作家作品专号"。随后的几年里,每年都有10余万字的作品刊于《十月》《清明》《钟山》《小说界》《中国作家》《民族 文学》《广州文艺》《飞天》《西部》等多家文学期刊。《羽毛在阳光里闪烁无比》《小楼中的日子》《忧伤的麦子》和《永远的羊》 等一批短篇小说发表后引起较大的反响。分别被《作品与争鸣》《中华文学选刊》《小说精选》和《小说月报》等转载。其中《永远的 羊》被人民文学出版社选入了《21世纪年度小说选· 2003短篇小说》中,并被中央电视台买断了电影改编权。2004年春天,在中国电力 作家协会和《十月》杂志社的扶持下,相继出版了中、短篇小说集《图像与花朵》和《永远的羊》,并由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联为此 组织了"遥远小说创作研讨会"。在2004年的第三届全国电力文学评奖中,分别获得了"著作奖"、"优秀著作奖"和"单篇优秀作品 一等奖"。2005年11月被中国电力作协推荐到中国作家协会而成为会员。2006年初我的第三部中、短篇小说集《无羽之鸟》由作家出版 社出版发行。同年底,参加了新疆作协主办的青年作家创作会议。

迄今为止,我已在全国各地文学刊物发表了100多万字的作品。由此,对于小说创作,自己的信心更强了,不仅不觉得没东西可写,相反觉得可写的东西很多。尤其是目前的时代处于社会转型期,我们又身处西部,西部从自然环境到人文环境实际上富有多种可能性。人们的生存环境、新旧事物的纠缠、多种事物存在的状态都给小说家提供了非常充分的可能性。我觉得,与大城市和东部相比,身处西部并非劣势,西部的历史如此悠久,背后的人文内涵极为丰富,有待于我们去发现和坚守。西部的优势并非通常意义上的优势,这种优势不是一下子能说清的,而小说是最有可能"说清楚"的。问题在于不见得一下子能写好,真正写出有质量、能够代表这块土地的东西,非常有难度。障碍还在于作家自身。每当看到这种充分的可能性后,就觉得一个作家首先要做到充分学习,大量消化大师的作品,从而找到自己的可能性。一方面有雄心,一方面很自卑;一方面焦急地想写出东西,一方面焦急地想多学点东西。自感生命内在的张力不够,学习和各方面的准备还不充分,自身的文学修养还差得很多,文学资质还是有点跟不上,难以写出大气磅礴、纵横捭阖的作品来。

文学并不须占据空间、统治时代,它所做的全部努力是将人类高尚的情感一代一代传递下去,直到永远。当它遭到冷遇时,它并没有消失,而是退守人们的心里,人心也是一个世界、一个时代。

(作者系新疆大山口水电厂水工专责)

原文链接:点击查看>>

文章来源: 《文艺报》2007年10月11日

凡因学术公益活动转载本网文章,请自觉注明

"转引自中国民族文学网(http://www.iel.org.cn)"。

专题民族视界的相关文章

- · 穿越孤独的百年梦想
- · [影评]失败的文化生意
- · [影评]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成吉思汗
- · 国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各有"妙招"
- ·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呼唤法治